

读诗送诗

蜉蝣造句

主編：潘洗尘
編委：叶永青 宋琳 赵野 树才 莫非
耿占春 桑克 雷平阳 潘洗尘

2016年 | 第一卷 (总第26卷)

潘洗尘 严力 巫昂 雷平阳 臧棣 伊沙 路也 庞培 周亚平 何小竹 郭草衣 张执浩 古马 池凌云 哑石 高星 草人儿
杜涯 安琪 高森林 非亚 琳子 马海钰 于贵铎 沈浩波 阿信 柏桦 沈天鸿 余秀华 宋晓贤 胡利利 蒋浩 阿翔 西叶
轩辕轼轲 刘年 南子 李志勇 林忠成 木朵 钱文亮 沈苇 森子 雅克·达拉斯 树才 明迪 吕德安 辛亚伟 叶永青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蜉蝣造句

2016年 第一卷（总第26卷）

主编：潘洗尘

编委：叶永青 宗琳 赵野 何才 莫非

耿占春 桑克 雷平阳 潘洗尘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读诗·蜉蝣造句 / 潘洗尘主编.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2

ISBN 978-7-5354-8535-9

I. ①读… II. ①潘… III. ①诗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9763号

责任编辑: 沉 河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天问文化传播机构

责任印制: 左 怡 包秀洋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哈尔滨骅飞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毫米×1020毫米 1/16 印张: 16

版次: 2016年2月第1版 2016年2月第1次印刷

行数: 7087行

定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090 我是自己的木匠 (9首) 草人儿

094 不羁说 (10首) 高春林

099 写给儿子 (8首) 非亚

105 羞愧之心 (9首) 琳子

109 因为做梦错过了下车 (8首) 马海铁

113 刺青红 (8首) 于贵锋

长调

∨

116 听歌记 沈浩波

121 北美笔记 阿信

穿越词语

∨

125 汉人的旨归 (14首) 柏桦

129 四季 (8首) 沈天鸿

133 悲伤无法成诗 (8首) 余秀华

136 提醒 (4首) 宋晓贤

139 雾 (11首) 胡赳赳

142 无所思 (6首) 蒋浩

146 传奇 (9首) 阿翔

151 未完成 (10首) 西叶

157 草原之夜 (10首) 轩辕轼轲

目录

银河系

>

001 虚掩的后门 (15首) 严力

006 我要写一些不带情绪的诗 (15首) 巫昂

生于六十年代

>

011 诗八首 雷平阳

015 柏林纪行 (11首) 臧棣

021 梦 (9首) 伊沙

024 山中信札 (10首) 路也

036 第二天早上 (10首) 庞培

039 拼脸 (9首) 周亚平

042 苹果的隐喻 (11首) 何小竹

045 数落雁有感 (7首) 郑单衣

049 给畜生写春联 (11首) 张执浩

053 蜉蝣造句 (10首) 古马

058 寻找一间打铁铺 (10首) 池凌云

062 灰尘本纪 (10首) 哑石

070 美洲美人 (8首) 高星

075 致朝霞 (10首) 杜涯

087 天空中细小的舞蹈被阳光放大 (8首) 安琪

空间·对话

<

236 我们正在路上 李亚伟/叶永青

映像

<

封面诗人 严力 巫昂

驻刊艺术家 叶永青

161 破阵子 (13首) 刘年

167 疑问集 (16首) 南子

171 风雪 (8首) 李志勇

177 沉沉的睡眠 (7首) 林忠成

深度批评

>

180 为新诗一辩 木朵

阅读时刻

>

188 读与札，森子八首 沈苇

205 诗歌考古与无边的现实主义

——沈苇诗歌阅读札记 森子

巴别塔

>

223 「法国」雅克·达拉斯给埃莱娜的信 树才译

诗人访谈

>

229 泥瓦匠印象：二访吕德安 明迪/吕德安

虚掩的后门（15首）

严力

夕阳也在散步

八月初
一个摄氏二十二度无风的傍晚
我在林间散步
敞开的夹克里卧着一颗平静的心
这气温不是四季的常态
西雅图也不是城市的常态
心更不是我经历里的常态
可我没感到一丝的反常
好像这树林和小径
原本就在我的体内
此刻枝叶间的闪光告诉我
和我一样
夕阳也在散步

人的专业

这天下午
两小时吊儿郎当的时间
出现在我身上
接着又是一个多小时的
吊儿郎当激怒了我
我充当起马戏团驯兽师的角色
让它们学会了平衡木和钻火圈
最后在椅子上坐下来的姿势
像我在社交时一般绅士
然后
就散场了

每天都会有一些时间

在我这里进修人的专业

时间对其来说

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城
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人对我说
六十岁之前没离开过小城
之后去过勃发房地产的上海
还去过堵车壮观的北京
而在政治地图上
则去过“大跃进”
去过“反右”也去过“文革”
虽然至今还没去过西方
但对九十多岁的人来说
西方已没时间变得更好

清明感怀

在清明感怀生命时
发现死亡没带走任何东西
种族、宗教、战争、礼帽、雨伞……
也没带走悼词和碑文
它仅仅带走了每个人独特的指纹
而手段全都留在了人间

巧遇

初春去了公园的河畔
因为先辈们早就发现
语言从柳枝上刚刚垂下来时

最适合朗诵
这天还巧遇了世界诗歌日
尽管它并不比其他的节日更出彩
但它被春光勾着手臂的出场像个王
恍惚中我看见
来不及回避的黑暗
都在原地跪了下来

假船

看不见的事情
仍在暗中发生
失传的工艺
还在生产失传的生活
昨天的新闻说
各地打捞出来的
不同时期的沉船
突然都投票签署了
最新的地球盟约
它们要厘清
各时代打捞者们的强权介入
要把多年来航行在历史中的假船
一艘艘地凿沉下去

体型

我好奇
是否大地上的草也需要减肥
多次观察后
甚至结论也很苗条
世上没有任何季节能抑制
它们始终如一的绿

没有任何风暴能打断
它们连绵成片的公众想法
这有点像我在某一阶段
选择了另类运动的诗歌写作
那时候我保持了
热血青年的应有体型

六十以后

我不知道要依靠多少人的肩膀
才能把句子写顺到
可以时常发表的程度
我不知道
这样做是学习的热情太高
还是钻研的目的太强
尽管我知道抄袭不光彩
但抄袭礼貌又另当别论
所以我知道行为可以抄袭
作品不可以
问题是
六十岁以后我能否抄袭自己
能否把抄袭礼貌当作抄袭
自己的作品

请安静

在一个请安静到
针也不敢掉下来的地方
我把几声质疑扔了出去
结果连我也被安静吞了进去

如初的安静

假设我重新站在那里
不再乱扔东西
同时向卧在道德里的针学习
可我还是怀疑自己
能否成为一个被安静所邀请的人

价值观的门牌号

某天傍晚
手持请帖的几行句子突然来了
是我三十多年前发出的邀请啊
但来了就不晚
它们马上被安排在几首诗中
我很坚信会有读者
愿意与它们一起喝酒
可它们很快就悄悄退场了
原因可能出在请帖上的门牌号码上
它们或许不知道
三十几年来我已搬了无数次家
从这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
甚至到了国外又搬了回来

在我渐渐冷静之后
才突然意识到
它们撤离的理由：
应该是我身上的价值观
已变换了门牌号码

虚掩的后门

误会和误点使生活
充满出乎意料的戏剧情节

我无聊时经常动手把失败
往后延迟几天
而我对胜利的渴望则一再提前
无论提早到
银行与投资公司还没开门
或者欲望还没上市时
反正大家都知道
人类有二十四小时虚掩的后门

神奇

不把鸟关起来
就能把鸟叫声关进笼子里
这种怪异的事情
已在很多个朝代发生过
尽管如此神奇
但还是没搞清楚
集权与上帝的无所不能
并没有继承关系
同时更不知道
很多叫声不是鸟
而是笼子发出来的

只干一件事儿

每个人都很专一地
把浪漫的想法约到床上去
你没成功是因为你
求爱时还在回答他人的微信
这就像电池没放在电筒里

建议你以后还要多听听新闻广播
就会知道国际关系的阴阳也很男女
所以我们可以说
地球上最认真的是
两种性别只干一件事儿

门

对简单的形象
我一直很有亲近感
比如板凳和鞋拔子
唯有对门一直不敢轻信
主要是门后太复杂了
我还听说
为此有人在制作门的时候
特意往里面加进了敲门声
那是干什么用的呢
几十年过去了
我觉得真的很管用
门要时常敲敲自己的内心

每日升空

气球被用来象征和平
其实也可以用其象征纷争
但我们一开始就用轻软的东西
象征了美好
所以就这样遗传下来了
至于“己不所欲，勿施于人”的教诲
则是文明终点站的牌子

所以先为途中的能源需求
动动枪炮吧
并让改装成无人侦察机的气球
每日升空

我要写一些不带情绪的诗（15首）

巫昂

深思

犹太作家和俄罗斯作家

善于深思

文字是冰上的水

不是水的终极分子

也不是说出水时，舌尖的颤动

深思是加倍的

将脑壳剖成四种形态

面对爱不说一句话

只是为她开门

最艰难的时候

深思是只翅膀特别大特别长的巨鸟

带你进入丛林

或者山区

在深思中把活下去当作更好的选择

因为痛苦是它的燃料

血是它的价值

树枝特有的修养让我们终于沉默

在山里，他租了四亩地

五十年的租期

用来种金线莲和兰花

在香蕉林的包围中

我们听着水壶滚水

每个人都超过四十岁

水流和缓且睡眠短浅
有价值的时间基本过完了

金线莲乏善可陈
兰花还没有花苞
植物特有的修养让它们长久沉默
我们说着完全可以不说的话
盯着水鸭的身子

这样日复一日也并无不可
不需要悔恨
也不用寻找上帝
只是树枝匍匐入地
树枝特有的修养让我们终于沉默

更多的生活，它不在诗里

更多的生活，它不在诗里
它不巨大，不柔软
每多吃一顿饭，就消耗掉一整天
每多说一句话，就被电流附体
更多的生活，在通往你家的黑暗楼道里
最后，电灯亮了起来
屋里堆满了各种杂物
左边，厨房，右边，卧室
雪落在外边较矮的建筑物的屋顶上
中午之后，黄昏之前
在雪落下的轨迹中
也许没有烈酒
也没有血痕
不巨大，也不柔软

孤单

当你把一块烧红的炭
投入一杯冰水
炭的滚烫和水的冰凉
都不复存在
在所有的物种当中
唯有你是恒温的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恒温的你
像一条直线进入手术室
躺到病床上
两扇门合上，指示灯亮起
绿灯亮起，医生先走出来
护士紧跟其后
瘦小的护士向我走来
走了十一步
她最终露齿而笑
我看到两扇门继续合上
里面没有你

水泥地上全是水

水泥地上全是水
这是冬天
水只能从地里渗出来
它们别无出处
水房的尽头是水龙头
接近生锈
窗户是开着的
有人曾在此逗留
开了窗，用水洗干净自己的手
而后离去
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包括受过伤

吞过整整一排大头钉
妻子从此独自睡在那张床上
想要及早离世的人
总是神色匆匆

杰克打算出趟门

杰克打算出趟门
他的床上躺着一个黑女人
全裸的，不胖不瘦
杰克带上了他的枪
我说的是铁做的枪
他的工作包含了使用枪械
临走前，他帮他的女人盖上了单子
他在穿衣镜前穿上了衬衫，外套
高温让人冒汗
但杰克必须穿戴整齐
每次出门他都要以对得起自己的模样出现
杰克是个男人
高大，话不多，干脆利落
他只负责结束一些人的生命
不处理遗体
杰克不喝酒，不听音乐
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家里
他不结婚不生子
他的家是孤独者的旅店
而他绝不会把枪口对准自己

我要写一些不带情绪的诗

我要写一些不带情绪的诗
比方，太阳从楼的一角升起

河流不紧不慢地流向远方
肚子饿了的人吃完了两碗米饭
太阳从楼的另一角落下
河流去了远方不再回来
肚子饿了的人吃饱了后打起了瞌睡
小卖部里有一只苍蝇飞来飞去
它起飞的时候
没想到终点是死亡

可是我的过去可能永远也谈不完

我们一起爬山
从中间的小庙处继续往上爬
十四岁的她穿着假两件套的羊毛衫
爬山就跟燃烧了永动机的
一小部分能源一样轻松
她停下来等我
我们也交谈
聊一些具体的烦恼
本来爸妈同意六年级暑假
让她跟同学们一起自由行去香港
但最后所有的大人都变卦了
我想跟她谈谈我的过去
关于我的过去，我可能永远也谈不完
她在爬山啊爬山
不断地往上爬
累了就靠在树干上累了就靠在树干上
我想跟她谈谈我的过去
可是我的过去可能永远也谈不完

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

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
写完了那封信
我睡完接下来的觉
起床吃了早饭：一碗稀粥，一块豆腐
看了一会儿电影
我一直在给这件事寻找一个合适的档案位
二楼第三个房间，靠右
屋内光线昏暗密不透风
也许路过的麻雀愿意在窗沿上站一会儿
但它不会鸣叫
也不向内张望

水池

从那栋房子里走出来
门卫穿着藏青色的冬装
门前有一大片水池
阳光照在上面像是临时的福利
有块石头，六年来一直沉在池底
知道那块石头的人
全世界只有两个半
石头不会腐烂
人通过腐烂获得一点儿光亮
我看着水池中的一枚硬币
把那只硬币扔进去的那人只想离开
我不是，你也不是
阳光不会照到石头黑暗的一侧

淤青

将去年干枯的枝叶
收集到一起
用打火机点燃
轰的一声，它们尽数燃烧
地上残留了一块烧过的痕迹
不是任何大陆
也不像有个人躺过
作为这种灰烬的制造者和见证人
我应该对此保有余地
黄色的花最早开
落魄的人最后一个来

真实情况是

真实情况是
早上四五点钟醒来
一个特别小的小人儿
浸泡在温热的水中
在空无一物的野外痛哭
他不总是这样

朋友到来时
灯光亮起时
河边的垃圾在风中四散
我们都饿了，做一锅米饭
在火锅店谈及一生所爱

他死了，她死了，它死了
死亡给了他们无上的光环
上主该怎么评说？
你还活着，活在我的生活之外
冥王星的轨道错落

我们下了一片牛肚
一片黄喉，鸭血有自己的尺寸
然而真实情况是
食物能够维持的
仅生命而已

我承认命运永远也不会过时

我承认命运永远也不会过时
那些出于好奇种下的种子
腐烂，发芽，不合作，在雨水中
骄傲的心也不会过时
哪怕脸泛黄、发青
跟好看全无关系
在寂静中呆过的时间不会过时
吃点苦头总有道理
过去的傻子
在马路上
走过的模样不会过时

疲乏日

常青藤、海棠、天竺葵
在我深感疲乏的这一天
还在分头努力
造就普遍的绿和难得的红
阳光下它们之间的关系像一个临时家庭
久别重逢，言语不多
上帝为何？我怎么可能比上帝自身知道得更
多？
你为何？我怎么可能比你更靠近你？

金色的你被乌黑的你包围
当中是万念俱灰的傍晚
生命何止一次
爱上一个人何需竭尽全力

通往阳光密布的所在

大卫·霍克尼的画儿
展示约克郡的春夏之美
大块的绿色和紫红的乡间小路
我在展厅心不在焉地
看着那些高大俊美的男性观众
他们背负着各自的驼峰
一个女人，或者双肩包
比起孤独人世
这浩瀚沙漠显得温情脉脉
里面装着水、冰块，哈尔滨零下三十八度的
冰碴子
永久的诺言向各个方向传布

比起床铺上凌乱的褶子
展厅的天窗那么高
比监狱宽阔
比好心人的手掌厚实
这周边没有任何可燃、易燃的燃料
也没有人愿意送来一桶汽油

人体的构成无非风、火、水、土
在这个搅拌机内你能造就多大的动静
上面的天，下面的地
中间的河流和道路
一个好的出口
应该通往阳光密布的所在